

徐新韵 著

吕碧城

——三姊妹——
文学研究

曩淮南三吕

天下知名



徐新韵 著

吕碧城

——三姊妹——
文学研究

曩淮南三吕
天下知名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吕碧城三姊妹文学研究/徐新韵著.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7-5668-1533-0

I. ①吕… II. ①徐… III. ①吕碧城(1883—1943)—文学研究②吕美荪
(1881—?)—文学研究③吕惠如(1875—1925)—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53467号

出版发行: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总编室(8620)85221601

营销部(8620)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邮购)

传 真:(8620)85221583(办公室) 85223774(营销部)

邮 编:510630

网 址:<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广州市科普电脑印务部

印 刷: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9

字 数:321千

版 次:2015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5月第1次

定 价:38.00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序

PREFACE

001

序

介于清王朝与共和国之间的民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旧的色彩不断地剥蚀褪去，新的思想因子也在持续地积聚化合。在这样一个敏感甚至锐感的时代，新旧相摹相荡，稍有风云激变，便可吹皱一池春水。“吕家三女一世奇，各树坵坛称女师。”一个才女闯荡世界，已足称奇，何况一门三女？何况三女各擅其长，介入文学、教育、商业、政治、佛学各界，且并有声誉？从这一意义来说，章行严的“淮南三吕，天下知名”之叹，应该不只是他一人之叹，也是当时一世之叹。

所谓“淮南三吕”，即吕惠如、吕美荪、吕碧城三姊妹。这三姊妹既各怀异禀，又承清芬之后。其父为光绪丁丑年进士吕凤岐。吕凤岐为官的一面且略过，难得他秉性淡泊，无意仕进，五十之年便辞官隐退，在六安兴建了长恩精舍，坐拥数万卷藏书，读书吟诗，以书画游览自娱，女儿们也因此早早得到诗文天赋的启蒙。其母为清代著名女诗人沈善宝之外孙女，沈善宝著有《鸿雪楼诗文集》，她“以诗文考婿，应者甚众”正是清代一桩广为流传的雅事，吕母能诗也就不意外了，《安徽名媛诗词征略》即收录其两首诗歌。三姊妹得此学缘，再加上民国这一容易引发兴奋、堆积梦想、驰骋想象的特殊时代，遂姊妹三人各自演绎了一场或绮丽或飘逸或悲情的人生传奇。

然而，花开花落总无语，旧事前尘两飘絮。当历史的脚步渐行渐远之后，似乎只有吕碧城一人，至今仍时常出没于文人学者的笔下。但在我而言，对三姊妹最初关注并引发我兴趣的却是老二吕美荪。其《林畏庐》一文有云：“审阅福建林纾畏庐所译各种小说，慕其译述驯雅，语敛之曰：‘窈窕其笔，必风雅其人。’”吕美荪直觉文笔如此窈窕的林纾，颜值一定也高，可惜囊中

羞涩，无法赴京亲睹偶像的风采，后得英敛之赞助，才一遂其愿。至于见后的感觉，吕美荪没有写在文章中，但这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吕美荪趁着年轻任性了一回，便已是人生一段精彩的记忆了。我一直觉得，过于任性的人，会令人生畏；但从任性的人生，似乎也未免板滞过甚。因这一风雅其事的任性，我记住了“吕美荪”这个名字。

但平心而论，若论三姊妹个性之异和天赋之高，仍不得不首推吕碧城。“任人嘲笑是清狂，痛惜群生忧患长。无量河沙无量劫，阿谁捷足上慈航。”这样的诗最见吕碧城的性格与气度。这虽是吕碧城晚年参佛之诗，但文气之锐利与其早期文风仍是一脉相承。当然，这样的文风与其为人之特立独行是分不开的。因为禀赋卓异，加上一生跌宕多变，吕碧城的性格也与一般温雅柔和的女子不同，骨子里带着一股自负甚至放诞之气。她的老师严复在给何纫兰的信中即说：“碧城心高气傲，举所见男女，无一当其意者。”她一生未婚，她意想中的夫婿应是梁任公一类的人物，但如梁任公这样男神级的才子，举世能有几人？故吕碧城的内心其实是万分寂寞的，而她排遣寂寞的方式便是行为、装束上的放诞不端。对吕碧城一时之毁誉也多因此而起。据说吕碧城居沪时，蓄养一犬，出入以汽车代步，她自己也说“余尚奢华，挥金甚巨”。偶尔穿着晚礼服出席聚会，在当时，那种袒胸露背的奇异装束，肯定吸引着周边惊诧的眼神，再加上她在舞池里翩翩旋转的身姿，绝对时尚得令人睁不开眼睛。吕碧城这种另类的生活方式，不用说，必定会引起种种议论，但我行我素正是吕碧城的个性所在。

吕氏姐妹的出名，在当时更多的是仰仗女学方面的声望。吕碧城是幸运的，她在短暂出任天津《大公报》主笔之后，即得英敛之、傅增湘等相助而创办北洋女子公学，吕惠如、吕美荪随后也任教于女学。三姊妹联手，从事的又是新潮的女学，其受到广泛的关注，几乎是必然的。吕碧城也因此被誉为“北洋女学界之哥伦布”。吕碧城创办女学，其宗旨当然是为了开启民智。她在《女界近况杂谈》一文中说：“夫中国之大患在全体民智之不开，实业之不振，不患发号施令、玩弄政权之乏人。譬如钟表然，内部机轮全属腐朽而外面之指示针则多而乱动，终自败坏而已。世之大政治家，其成名集事，皆由内部多种机轮托运以行，故得无为而治。中国则反是，舍本齐末，时髦学子之目的，皆欲为钟表之指示针，此所以政局扰攘，迄无宁岁。女界且从而参加之，愈极光怪陆离之致。近年女子参政运动屡以相协，予不敢附和者，职是故也。”由此可见吕碧城对教育特别是女子教育的使命感。

吕碧城特别强调：“女学之兴，有协力合群之效，有强国强种之益，有助于国家，无损于男子。”这种理性的声音，显然也是针对当时女学所面临的困境而言的。能够无惧困难，勇敢直行的人，总能引发我的敬重之心。现在专门的女学已是寥寥，那是因为女学已经不用通过“争”而早就获得了应有的地位。而回到吕碧城的时代，当然是另外一番情形了。科学的女学思路与对男权社会的抗争，其实是需要同时面对的。

但回过头来说，当时女学即便办得再兴盛，也不免消失在苍茫的历史之中。吕氏三姊妹能在当世知名、身后不朽的更重要的原因，我认为仍在文学一端。吕碧城以词驰名，吕美荪致力作诗，吕惠如则诗、词、文兼能。英敛之对三姊妹的看重也缘自她们出众的文学才华。他说：“吕氏三姊妹承渊源家学，值过渡时代，擅旧词华，具新理想，为吾国女学之先导，树吾国女界之标的。”并特别赞赏吕碧城：“人莫不诤为祥麟威凤，在闺阁中固今世之仅见者。”这种评价不免带着个人情感的因素，但三姊妹确实以其行动和文字证明了她们的不同流俗。

近年晚清民国诗词研究渐成热门，吕氏三姊妹也开始受到关注，但这种关注总体仍是相当薄弱的，而且在三姊妹之间，受关注的程度也是不平衡的。实际上三姊妹既同渊源家学，又曾联手合办女学，彼此之间诗词唱和亦多。所以，无论是从诗词本身，还是从女性文学的角度，将三姊妹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都是必要的。徐新韵的硕士论文即研究吕碧城的词，本书则由吕碧城一人扩大到姊妹三人，从文学扩大到教育、宗教等方面，从词之一体扩展到诗、词、文诸体，在考察她们的生平、交游、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时代背景，对她们的文学和文学观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其收获自然也是多方面的。

吕碧城晚年在《晓珠词自跋》中特别提到“移情夺境，以词为最”。显然，词是最见其心志的地方。“算词人，生带愁来”“人间天上，一样韶华催晚。恨相逢、愁中病中，蹇蹇不恨星河远。怪吴郎、词笔凄馨，早识飘零怨。”“节到重阳已渐寒，愧无新句送秋残。西风人比黄花瘦，绝代消魂李易安”。时隔数十年后重温吕碧城这样的词句，依然可以触摸到她深隐低沉的脉搏和不绝如缕的愁怨。吕碧城虽然用“绝代消魂”来形容李清照，但实际上其词与纯为闺阁之词的易安词不同，“其艳冶凄馨之处，虽为易安所可颉颃，然碧城则生于海通之世，游屐及于瀛寰，以视易安，广狭不可同年而语”。就寻常语度入音律而言，吕碧城或许比不上李清照；但就词境之大小而言，吕

碧城就非一闺阁可限了。

我注意到，新韵花了不少笔墨分析吕碧城晚年的信佛及渗透着佛学意趣的诗词，这是颇为敏锐而且重要的学术维度，因为民国佛学的辐射性和影响力确实堪称巨大。吕碧城于1930年在英国伦敦皈依佛门，自此便“守定心期，总持尘劫，万缘抛下”“拼叫郢苑阳春，换于梵音潮汐”“护手探花亦可哀，平身功绩忍重埋。匆匆说法谈经后，我到人间只此回”。这种重埋功绩的心愿，并不是她借着诗歌发牢骚，而是真的从此贯穿到生命的终点。这种从繁华中体会出来的哀情，从哀情中升华而至的通透，不仅需要信仰，更需要智慧。我总觉得，泛泛地说放下并没有多少意义，但作为一名曾经傲视同侪、所得丰厚的女性却能优雅转身、从容放下，也许会显示出更丰盈、更别样的神采。

我近年将主要学术兴趣放在晚清民国词学方面，也是因为这一时期的词学虽然是传统词学的最后一抹光辉，却也是孕育现代词学的丰厚土壤。类似吕碧城这样兼具新旧词学特点的词人，需要格外关注。新韵此书开疆拓宇，实启我良多。在这个蓬勃的学术领域，我愿与新韵等一起努力耕耘。

彭玉平

2015年4月18日

目 录

CONTENTS

序.....	001
--------	-----

绪 论.....	001
----------	-----

第一章 吕氏姊妹家庭文学兴盛的原因及三姊妹创作概述.....	005
第一节 吕氏家庭文学兴盛的社会原因.....	005
第二节 家族的精神文化传统.....	006
一、家学渊源.....	006
二、儒佛道兼修.....	008
第三节 三姊妹创作概况.....	010
第四节 创作异同.....	012
一、吕氏三姊妹创作在文体上的不同偏好.....	013
二、吕氏三姊妹诗歌创作的不同.....	013
三、吕碧城词与吕惠如词的不同.....	017

第二章 三姊妹之交游.....	019
第一节 吕氏姊妹之亲疏.....	019
一、艰难度日.....	019
二、共办女学.....	021
三、姊妹反目.....	022
四、生死之别.....	025
第二节 吕氏三姊妹与英敛之.....	027
一、相识.....	028
二、矛盾.....	030

	三、英敛之眼中的吕氏三姊妹·····	032
	四、英敛之对吕氏三姊妹的影响·····	036
第三节	吕氏三姊妹与秋瑾·····	038
	一、结识与交往·····	038
	二、文人与革命家——女权观念及政治思想上 的合与离·····	040
	三、文学创作上的异同·····	043
第四节	吕碧城与严复·····	045
	一、天津初识及此后的交往·····	045
	二、严复眼中的吕碧城·····	047
	三、教育思想上的离与合·····	049
	四、吕碧城留学与严复西学思想之关系·····	052
	五、严复与吕碧城之晚年：学术思想上的传统回归·····	053
第五节	吕美荪与梁启超·····	055
	一、相识·····	055
	二、吕美荪评梁启超·····	057
第六节	吕碧城与南社·····	059
	一、加入南社·····	059
	二、创作与南社·····	061
第七节	吕碧城与龙榆生·····	064
	一、结交·····	064
	二、吕碧城与龙榆生互评·····	066

第三章

吕碧城思想概述·····	068
--------------	-----

第一节 吕碧城思想·····	068
----------------	-----

一、儒家思想——影响与背叛、固守与叛逆·····	069
二、道教——宗教的信仰·····	071
三、佛教——信仰的宗教·····	074

第二节 政治、女权、女学思想·····	080
---------------------	-----

一、政治思想·····	080
二、女权思想·····	081
三、女子教育思想·····	082

第三节 文学观	085
一、论词	085
二、论文	094

第四章 吕碧城的文学创作

第一节 创作心态	098
一、忧患意识	098
二、孤独之感	101
三、厌世与避世心态	108
第二节 词	110
一、内容与种类	110
二、风格与特色	119
第三节 诗	126
一、诗作概观	127
二、艺术风格	135
第四节 文	138
一、叙事性散文	138
二、说理性散文	141
三、应用性散文	144

第五章 吕美荪的文学观

第一节 吕美荪论诗词	147
一、“诗言志”“所处遇”与“所兴感”	147
二、“诗穷则变风”	148
三、“诗无吟域”	149
四、华藻与清词、“诗乃性灵天籁”	149
第二节 吕美荪《汉文典古文读本》及其文论思想	150
一、选自《汉文典》，强调创作、立典明法	150
二、以文体为纲、作者为目，凸显文体	151
三、评语之批评与借用之批评	155
第三节 吕美荪论小说、戏剧	162

第六章	吕美荪思想与文学创作	164
第一节	吕美荪思想概述.....	165
	一、政治思想.....	165
	二、女权思想.....	167
	三、女子教育思想.....	168
	四、儒佛兼取.....	172
第二节	诗歌创作.....	175
	一、诗歌创作时期概述.....	175
	二、诗歌的艺术特色.....	209
第三节	词及其艺术特色.....	217
第四节	散文创作.....	218
	一、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文章.....	218
	二、《薊丽园随笔》.....	221
	三、《瀛洲访诗记》.....	222
第七章	吕惠如生平与文学创作	227
第一节	吕惠如生平.....	227
第二节	诗.....	229
	一、诗歌的内容.....	229
	二、诗歌的艺术特色.....	233
第三节	词.....	235
	一、前期词作.....	235
	二、后期词作.....	238
结 语		242
附 录		245
参考文献		283
后 记		292

绪 论

民国十六年(1927)章士钊在《甲寅》上评吕美荪《巽言》一文曰:“曩淮南三吕,天下知名。^①“淮南三吕”为光绪丁丑年(1877)进士吕凤岐之三女,即长女吕惠如、次女吕美荪、季女吕碧城。吕氏三姊妹之母为来安严琴堂孝廉之女,又是武寅斋太守(武凌云)夫人沈善宝之外孙女。吕氏三姊妹以清芬之后,各怀奇才,并卓绝奇。她们又承家学,值过渡时代,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广泛交游,积极兴办女学,倡导女权,著文立说,擅旧词华,在当时远近闻名。

吕凤岐生有两男四女,两男早夭;四女吕贤满(1888—1914)一生投身教育事业,病逝于厦门女子师范女学,年仅二十七岁,留有9首诗,被收录于《季妹遗稿》。虽华年即逝,但她的诗有一种天然的灵性与天生的忧愁,显示出一位具有诗人素质的女诗人的那种轻灵与敏感的气质。因其词作境界未成气候,本书不将其作为研究范围。

吕碧城(1883—1943),原名贤锡,字遁天、明因,后改字圣因,法号宝莲;别署兰清、信芳词侣、晓珠等,安徽旌德人。她才华横溢,名噪一时,深得樊增祥、易顺鼎、龙榆生等人赞赏。吕碧城著作甚丰,有《吕碧城集》《信芳集》《晓珠词》《雪绘词》《香光小录》等。吕碧城心比天高,一生涉足政界、商界、文坛、佛界。但她命运多舛,饱经忧患,独身终老。1904年后她曾相继担任《大公报》编辑、天津女学堂总教习兼国文教习,1911年8月辞去北洋女子公学总教习和监督之职。随后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秘书。她也曾在上海与西洋人做生意,获利颇丰。1920年后她三出国门,游历欧美,

^① 章士钊:《〈巽言〉跋》,章清吾主编:《甲寅》第1卷第43号,甲寅周刊社,1927年。

长达十三载，期间也间歇返国，并于1930年在英国伦敦皈依佛法。1943年1月病逝于香港东莲觉苑。

吕美荪(1881—?)，初名贤钤，字仲素，后改为清扬，又改为美荪。15岁失怙，居家事母；20岁后，至天津任北洋女子公学教习兼北洋高等女学堂总教习。之后任奉天女子学堂教务长，女子美术学校教员、名誉校长；30岁后吕美荪曾在闽沪女学、江苏师范女学任教。1930年，吕美荪在青岛小鱼山畔建起一座依山面海的别墅，斋名“寒碧山庄”，自称寒碧山庄主人，因青岛是齐国故地，又自号“齐州女布衣”。吕美荪定居青岛后，创作甚丰，写了不少诗文，和全国诗词家们常有信函交流。她和梁启超、赵尔巽、吴郁生、于元芳、黄公渚等人皆有交往，并互有诗词唱答。1935年吕美荪将想出国考察的夙愿告知当时的青岛市市长沈鸿烈，得到支持后，沈鸿烈为其办理护照。1935年9月25日，吕美荪由青岛乘船起航前往日本。在日本期间，她以民间学者的身份拜访了中国驻日大使、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部长等社会名流，亦拜访了日本“艺文社”等诗词社团，与日本的文化界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与交流，影响颇大。吕美荪回国后著《瀛州访诗记》，书中记述了其访日过程，并收录了当时所作诗作。吕美荪是清末民初一位颇有名气的诗人，于元芳评曰：“惊为海内巨擘”(《菀丽园诗再续》序)。

吕惠如(1875—1925)，原名贤钟。20世纪初，曾任教于北洋女子公学，她多次在《大公报》上发表诗词。清宣统年间，吕惠如任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民国十四年(1925)秋，歿于金陵。吕惠如诗词多半散佚，吕美荪仅于友人处访得四诗，名为《清映轩遗稿》，将其附录于《静然斋杂著》。吕惠如去世后，吕碧城得其词一卷，将其命名为《惠如长短句》，附于《晓珠词》之后，一同出版。

吕氏三姊妹的经历因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而具有了丰富的文化意蕴，从她们的心灵世界可以折射出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阶层，尤其是民国知识女性的真实处境。她们以一种敏感的心灵审视社会和生命的意义，同时以坚韧的毅力追寻着自己的理想。吕氏三姊妹早期拥有着共同的追求——投身女学。在某种意义上说，吕氏三姊妹亦是中国近代女性教育先驱者。当时闻名一时的北洋女子公学曾是三姊妹共同耕耘的园地，大公报馆也曾是她们经常出入的场所，她们通过当时的媒体报纸来抒发自己的想法。她们虽然来自同一个家庭，早期曾有着共同的事业、共同的朋友；但在后半生，她们的人生道路迥然有别，加之性格的不同，故而形成了光彩各异的文学创

作风貌。

吕氏三姊妹是清末民初一个重要的家庭文学团体，她们当时的思想及文学创作反映了清末民初文风的转变，折射出清末民初女性文学的斑斓色彩。她们的文学观别有特色，并通过教育园地对当时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在清末民初文论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吕氏三姊妹的文学创作在当时影响很大，再加上她们交游广泛、以文会友，与当时文坛名人如樊增祥、易顺鼎、陈三立、梁启超、康有为、严复、袁寒云、费树蔚、龙榆生等多有唱和，对清末民初文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对吕氏三姊妹进行较为全面、细致的研究，系统阐释她们的文学理论及创作，确定她们对清末民初文学的影响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对于了解清末民初文风之嬗递以及当时整个文学的发展脉络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选择吕氏三姊妹作为研究对象，也希望能对清末民初女性文学研究和家族文学研究略献微薄之力。

吕氏三姊妹著述甚丰。然而，对于这三个家学渊源深厚的女性作家，学界的关注力度仍显不足。21世纪以来，虽然学界对于吕碧城其人、其作的研究呈现出“渐热”的趋向，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研究者大都把眼光投向吕碧城生平及其词作的研究，对吕碧城诗和文的研究还是少有问题，相关论文寥寥无几。事实上，只有将吕碧城的诗、词、文结合起来进行全面研究，才能准确地评价其文学贡献。而对吕氏家庭其他女性作家作品的研究更为罕见。

具体而言，有关吕碧城其人其作的研究情况如下：20世纪80年代以前，吕碧城研究寥若晨星；之后，研究不断升温。21世纪，已发表的吕碧城研究论文有80余篇（包括序、跋和8篇硕士论文）；专著5部（按：主要是吕碧城作品的整理）。其中，有的简述吕碧城办学、办报经历，或是简要地介绍其生平事迹；有的讨论她学佛的经历及在佛学方面的努力和成就；有的考察其交游情况或教育思想。20世纪90年代之前对吕碧城词做研究的较少，大多是词集序、跋或只言片语的评价。20世纪90年代之后，吕碧城词研究逐渐升温，取得了一定的成就。21世纪以来吕碧城作品的文献整理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李保民《吕碧城词笺注》和《吕碧城诗文笺注》为吕碧城诗文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

由此可见，吕碧城的家世生平、思想、社会实践，以及词作研究已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但纵观全局，对于吕碧城其人其作的研究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深入：第一，关于吕碧城到底如何经商致富、姊妹之间为何产生

矛盾等疑问，目前还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这有待学界进一步挖掘新的材料，做详细的考证。第二，吕碧城的佛学思想值得关注。吕碧城编有中英文对照版《法华经普门品》，著有《观无量寿佛经释论》《观音菩萨灵签》和《劝发菩提心文》等多种佛学著作。从其著作可以看出吕碧城的佛学思想是很丰富的，但学界对此仅关注其戒杀和护生方面。笔者认为在吕碧城佛学思想及其对创作的影响方面应该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第三，吕碧城的诗、文研究相对于其丰厚的创作而言更显不足，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都还有待加强。第四，吕氏姊妹的作品尚待补遗。正如李保民在《吕碧城诗文笺注》之“前言”中所言：“尚待钩沉的散失在各种报纸杂志中的吕碧城文章一定还有不少。”关注近代史料，补遗吕碧城作品，对未来吕碧城的研究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总之，笔者力求在对吕碧城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吕氏三姐妹的生存状况、思想状况，以及她们的诗、词、文创作进行全面细致的考察。比如，本书将从特殊时代的社会因素、“本是同根生”的家庭因素以及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尤其是女性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及其心态的角度考察她们的思想渊源，揭示她们创作的文化动因；又从诗、词、文本本身的发展趋势来考察三姊妹的文学创作与清末民初文风的关系。所有这一切皆立足于原始文献和具体文本。通过文献梳理和文本细读，一方面希望能客观地把握三姊妹诗、词、文创作的实绩，一方面也希望兼用比较的方法来揭示她们创作中的同与异，努力做到知人论世，进而准确地评价她们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吕氏姊妹家庭文学兴盛的原因及 三姊妹创作概述

005

第一章

吕氏姊妹家庭文学兴盛的原因及三姊妹创作概述

第一节 吕氏家庭文学兴盛的社会原因

吕氏三姊妹及其母亲与四妹吕贤满均能诗，在文学上均有很深的造诣。她们的家庭是一个女性文学之家，这是一种文学现象，又是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中国女子解放运动不断高涨，这场运动开始是由男子做主导的。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发起了两个运动：天足运动和兴女学运动，这两个运动给女性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20世纪初，诸多女性陆续加入女子解放运动，她们努力地追求女性和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她们走出闺门，创办女学，鼓吹女权。她们利用报纸杂志来发表思想和见解，唤起女性们意识的觉醒，为女性文学新品种的出现，以及女性文学的繁荣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进步的女性们意识到，如果想要获得女性的社会地位，必须要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很多女性走出闺门，有的从医，有的在女学里任教，有的创办刊物，她们试图摆脱被父或夫所供养的传统，通过从事一种职业，来获得经济上的独立。经济上的独立，保证了女性创作的基础；同时，女子走出闺门，扩展了她们的视野，她们和男子平起平坐，诗词唱和，有的还走出国门，一览异国风土人情。这样，在文学的内容上和体裁上都给女性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这样的社会背景对吕氏姊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另外,明清以来的女性文化有了进一步的繁荣。在父权社会中,女性(主要指官宦、书香之家的女性)素质亦得到一定发展。这种繁荣主要表现在文学、艺术方面。清代女性文学作品集“超轶前代,数逾三千”^①。就词的创作而言,可谓成绩卓然,据许乃昌《小檀栾汇刻闺秀词》及《闺秀词钞》两书记载,单词家就有六百余家。徐灿、顾贞立、吴藻、顾太清等词人,成绩非常突出。家族文学兴盛,家族女性文学亦蔚然成风,女性文学作品以及她们的轶事被刊载出来^②,又反过来促进了女性文学的创作。女性闺中唱和,以及闺秀从师现象已不足为奇。19世纪末,不管人们将女性文化的存在价值界定为什么,在女性文化空前繁荣时期,很多家庭尤其是官宦或书香之家,已经不把“女子无才便是德”看成真理,女性接触诗、文、画方面的私塾教育已非罕见之事。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吕氏家庭文学的兴盛便成为当时女性文化繁荣的一个典型例子。

第二节 家族的精神文化传统

一、家学渊源

深厚的家学渊源以及勤读传家的传统是吕氏姊妹文学繁荣的根源。不管是三姊妹的母方还是父方,都有读书而仕的传统。从其母方来看,吕氏三姊妹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吕母即严士瑜,字韵娥,为来安严琴堂孝廉之次女,严琴堂为光绪丙子北闹举人,吕母“幼怜于学,得其诗学”^③。严氏家庭皆为读书入仕之人,吕氏三姊妹的大舅严士琦,官知府;二舅严士管,曾任知县;三舅严昭和,官为巡检。严氏家庭有相当的文化底蕴。吕母又是武寅斋太守夫人沈湘佩之外孙女。沈湘佩即才女沈善宝,“能诗,善文章,年逾三十,以诗文考婿,应者甚众”^④,著有《鸿雪楼诗文集》。吕母继父方之诗学,“又上承其外大母沈湘佩夫人之续余”^⑤,故亦能诗。吕母虽有创作,但诗多不传,《安徽名媛诗词征略》收有其诗歌两首:

① 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页。

② 陈维寂所撰《妇人集》九十七条记的都是明末清初妇女能诗词者的轶事,还有嘉庆初,许夔臣选辑《香咳集》录各家妇女诗,1844年又有蔡殿齐编《国朝闺阁诗钞》十卷等。

③ 光铁夫:《安徽名媛诗词征略》,黄山书社,1986年,第205页。

④ 吕美荪:《来安武寅斋太守》,《菴丽园随笔》,青岛华昌大,1941年,第51页。

⑤ 光铁夫:《安徽名媛诗词征略》,第205页。